

对话郑强

# 没有阻挡变革的坏人 只是观念不一样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发自贵阳 通讯员 陈瑜思

郑强的校长办公室里,有他的一个小休息室,放下一张单人床尤觉拥挤。地上放着熬中药的小罐子和电磁炉。由于刚来时没安排好住处,他在这小屋住了近八个月。

那时候,每天能窝在小床上,合个眼,对他来说,已经是件很奢侈的事情。一睁眼,又要为了学校奔走。

基本上,每天,郑强都要工作16个小时,晚上两三点才能入睡。

由于工作忙,换的衣物不可能及时天天洗,只能积攒了十多件后一起洗,“一洗就洗到半夜两三点。很多衣服的领子都是破的。因为不太会洗衣服,领口我都用刷子使劲刷。”他自嘲。

## 我在贵州经历的 是许多校长都没经历过的锻炼

记者:您在贵州的四年,是怎样度过的?

郑强:很辛苦,只能拼命干。为什么这两年我头发都白了?睡得少啊,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,以办公室为家。应该说,我在这里经历的东西,是全国许多大学校长都没有经历过的磨难和锻炼。

记者:这几年,您在贵州进行了很多改革,有想过得罪太多人了吗?

郑强:以前这所学校是存在严重问题的。比如考试的时候手机、教科书都可以带进场内,老师坐在上面玩手机。

大学光有大楼是不行的,必须抓内涵,狠抓教学,首先就是校风、教风、学风、考风建设。我亲自搞了“纯风行动”。抓了几年,带着干部去考场。不仅是巡视,还亲自站在那里看。狠狠处分那些不坚持原则的教师,得罪人也得干。现在,情况得到大大改观。

记者:这样的做法,带来了怎样的改变?

郑强:我曾说过,绝对不能让贵州的孩子永远穷在山沟里,我一定要让孩子走出去。一定要让我们本科的学生,去国外好的大学读书,去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读书,这就是我搞的“博学计划”。

因此,那些重要的本科基础课程,如数、理、化、外语、政治,以及每个学院一门主干专业课,学校都在重点抓,给主讲老师的课时津贴比普通课程多三到五倍。(注:今年贵州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人数为856人,其中考上985高校的就有246人。)

记者:为什么要提“贵州大学姓贵州”?

郑强:我的办学理念就是不要盲从、不要模仿、不要跟踪。贵州地方高校办学,如果一味学北大清华浙大等名校,那就有点像王明到井冈山,照搬苏联那套去打仗,只能打输,那是死路。贵大只有走不同于现有一流大学的路,才有出路,才有活路。立足贵州,服务好贵州,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“贵州大学姓贵州”。

## 支援西部 需要一代代人接力做下去

记者:最初在贵大推行改革的时候,有许多反对声,您怎么看?

郑强:现在我回想起来,没有一个坏人,只是观念不一样。

记者:在贵大,最难忘的是什么?

郑强:是心灵的历练。从刚开始走入陌生广阔天地的欣喜,转为面对复杂环境的挫败,内心备受伤害,再到脱胎换骨、浴火重生的磨砺,最后是为贵州大学建设作出点滴贡献的无比幸福。

记者:最幸福的瞬间呢?

郑强:走在贵州大学校园里,看到孩子们冲着我笑,那种对校长的喜爱,对老师崇敬的招手以及一声“强哥”的呼唤。真的太幸福了。

记者:怎么看东西部对口支援?

郑强:我觉得态度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做好东西部对口支援最重要的要素。

不仅可以使西部教育得到提升,也使东部派出高校的学者和领导干部,获得了锻炼自己、实现人生理想的平台。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应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。在贵州这4年一定是我永生难忘的经历。

记者:回浙大后,您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?

郑强:我认为浙大要有担当,更多的浙大人应该到西部建功立业。

我现在就在鼓励浙大师生,你们为什么不走出去?竺可桢老校长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,而是栋梁之才。这些高考进来的所谓人才,结果都不愿到西部去,怎么行?

这就是我回去的责任——动员更多的青年教授、老师、学生到西部去。到浙大读书的目的,不能只是为了到美国留个学,或者在长三角找个好工作,有份好薪水。

不能只有一个郑强,还要多几个。

记者:那您为什么不继续在贵大干下去?

郑强:支持西部,是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做下去的。4x100米接力赛跑的平均成绩为何比个人的100米成绩要快?效益源于交接棒。

凡是在运动中交棒,特别是在高速运动中,整个团体会产生比较好的效益。凡是交棒时减速了,跑不动了,或趴下了,再把这个棒交给后人,这个团队就已经不行了。所以,要在高速运转时交棒,高速运转起来的事情,才不会轻易停下来。

我觉得如果社会各界和贵大的师生,觉得这几年我做的一些工作,使得贵州大学处在比较好的发展中,那么在这个时候把工作交给更能干、更优秀的人,有利于贵大今后的持续快速发展。



## 你给学生一个大鸡腿 就会有人说你是好校长

记者:说说您在贵大的日常生活?

郑强:由于各种原因,我来贵大后相当一段时间几乎没吃早餐。由于工作忙,换的衣物不可能及时天天洗,只能积攒了十多件后一起洗,一洗就洗到半夜两三点。很多衣服的领子都是破的。因为不太会洗衣服,领口我都用刷子使劲刷。后来有同事告诉我,不能刷要用手搓。经常头发很长了也没时间理,他们都一个帅小伙到这里就变得蓬头垢面了。

记者:到贵州当校长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

郑强:我到了贵州大学后才发现,当校长,真好。我想干什么,下个指令就行了。我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,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一些大学生们认为不合理,需要改变的东西。

记者:您更希望自己是好的教育家还是一名好的校长?

郑强:被人称为好校长是很容易的,比如说肯亲近人,比如有学生说食堂的鸡腿小了,我就给你搞个大鸡腿。但是要成为杰出的校长,就应该当教育家。学术搞得可以,文化艺术思想丰满,眼界比较开阔,对学生充满爱,尤其对高等教育的使命,内涵要有深刻领悟。

我要真心地说,这四年半时间,如果要讲为贵大发展做了点事、做成了点事,全是因为幸运国家发展好时代、贵州发展好机遇,贵大全校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记者:您回浙大之后,还会带学生吗?具体分管哪些工作?

郑强:课肯定还是要上的。具体分管的工作,浙大官网上有,包括宣传、新闻、师生思想政治、就业指导、文艺、体育工作等。

(实习生蒋雨澄、诸鸿雁、孙应祺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)